



河畔记忆

我伸手触摸那青绿光滑的树皮,指尖传来的是跨越数十年的熟悉沧桑。我突然明白,父亲当年种下的,不仅仅是两棵树,更是几许向上的希望。

两棵梧桐树

□单俊

刻下了更多皱纹,头上增添了更多白发。

为窑厂运土并非一份好差事,但确实能快速挣钱。没有大船运输,那就用小船。人家每天装一船,父母每天就装两船。没有拖拉机螺旋桨助力,便靠人力摇橹前行。每天十多吨的泥土,全靠父母一锹一锹挖,一担一担挑。他们以不算强健的肩膀和双腿,将泥土挑上船再挑上岸,一步一步,一趟又一趟。衣衫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!

在那四年中,父母仿佛是两台不知疲倦的机器,将自己活成了转不停的陀螺。晚上回家,他们满身泥污,衣衫上还凝结着汗水蒸发后的盐霜。父亲坐在梧桐树下休息,沉默地喝着凉茶,宛如一尊刚出土的疲惫陶俑。然而当他望向那笔直的树干,眼中却闪烁着希冀的光芒。

期间,我考入了师范学校,跳出了“农门”。

1991年入冬前,我家不仅还清了债务,还帮哥哥在城里安了家。不久,我们全家搬离了蟒蛇河畔。

如今,我再次站在梧桐树下。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,蜿蜒流淌的蟒蛇河两岸面貌日新月异。几年前,推土机带着规划图开进了这片宁静的土地,老屋和两岸的旧日痕迹,都让位给了精心设计的景观带。河两岸建起了几十座风格各异的桥梁和闸站,新增了许多池塘、小岛和亭台轩榭。几十公里长的沿河公路,曲折迂回。道路两旁种植了各种观赏花木,辅以山石、亭阁,用蹊径和回廊相连,更显曲径通幽、气象万千。风光旖旎、四季如画的蟒蛇河生态廊道,每年都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,成了游玩胜地。

在这片新景象中,唯有这两棵梧桐树,因其挺拔的身姿和岁月沉淀的沧桑,被特意保留了下来。它们依然矗立在河畔,显得有些不同寻常。

部分梧桐叶黄了、枯了、落了,在这深秋的风中发出低沉的叹息。我伸手触摸那青绿光滑的树皮,指尖传来的是跨越数十年的熟悉沧桑。我突然明白,父亲当年种下的,不仅仅是两棵树,更是几许向上的希望。

如今,世事变迁,父亲亲手营造的那个充满亲情温暖、充满泥土芬芳的家,已隐入岁月的长河,但那两棵梧桐树仍在。

那两棵梧桐树超越了砖瓦土木,成为老家唯一不倒的坐标。而父母一生的坚韧、勤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如梧桐一般,深深扎根于我们记忆的河畔,任凭两岸风景如何变幻,它们就在那里,为我们撑起一片永不凋谢的绿荫。

灯下漫笔

人生苦短,好书恒久。尘世喧嚣,各有疏解压力的方式。购书而读之,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。

流年书事

□陈寅阳

周日,陪妻去菜市场,采买一番,回家仍有空余时间,索性躺到沙发上,随手拿起《鲁迅批判》,享受这难得的半日闲暇。

我人生中购买的第一本书,便是连环画《小铁子》。购书经费来自一个春天捡拾的楝树果实,据称是制作肥皂的原料,供销社收购,换得几张毛票,旋即去买了这本连环画。上初中后,自觉具备读报纸的能力。其时,父亲在村里任职,村里有党报党刊。借父亲工作之便,赠读了不少,养成了阅读的习惯。古人云:敬惜字纸。对我而言,不拘时间、地点,哪怕如厕,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。

要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,必须不断地采买“字纸”。上师范后,每月父母给零花钱,除满足口腹之欲,剩余资金自由支配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咬牙买了一套《红楼梦》,绛红的封面,厚厚三大本,雍容华贵,充满大家之气,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。

最初在乡村工作,购书的主要渠道是镇上的小书店。店主矮胖,满脸笑容,书不多,但定期在这家书店购买,持续了几年。偶尔进县城,必去的买书场有两个。一是新华书店,位于县城的繁华之处,店面开阔。彼时非常羡慕卖书的营业员,工作之余,可以不受限制地读书。去的最多的是县城汽车站门前的一个书亭,主要售卖各类杂志。卖书的是一位年轻女子,肤白、个高、貌美,不苟言笑,端坐于亭内,在花花绿绿的书刊映衬下,真是“书报西施”。数年之后,书报式微,偶尔再经过此处,看到卖书女子,已改行经营食铺,不复当年风采。这段买书经历,是青葱岁月的美好记忆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偶然发现盐城中学旁有一家书店,曰风雅颂,欣喜非常。门面不大,进门之处仅可容身。逼仄的空间内,书架林立,所售之书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。大城市则有更大规模的书店,往往引领读书的潮流。南京的先锋书店总店位于五台山体育中心附近,沿着坡道往下走,往里走,进入店内,豁然开朗,别有洞天。第一次去先锋书店,对于我这样一个未见过世面的人而言,那种惊艳无以言表,面对书林,不知从何下手。有几年,儿子在南京读书,每次去宁,我都要去先锋书店逛逛,每次收获颇丰。买单时,店员总是贴心细致地将所买之书捆扎打包。这样的书店,代表着一种品位,或是趣味,店名本身便透出独特的品质。

我之置书,还有一个重要途径,便是订阅。甫一工作,工资不足百元,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,足以实现购书自由。各类语文教学杂志,订了十来种,还有《飞碟探索》《舰船知识》等与教学八竿子打不着的杂志,文学类杂志也订了不少。订阅报刊,如同恋人一般,总会约期相会。这两天,这本要到了,过两天,那本又要到了,心里充满期待。如果不能如约而至,会有些失落。有些杂志读完以后,舍不得扔,被安置于床底,尘满面,页已黄。

21世纪初,安居县城。新房三间朝南,专辟一间以作书房。贴墙满

置书橱,顶天立地,纵横到边。一家三口的书一股脑全部摆上去,颇为壮观。但也为后来搬家制造了麻烦。十年后,在市区安家,各类家什,拾掇拾掇,一车拉走。房可易,书还要,如何搬运这一墙书?觅空纸箱数十个,逐一装箱。请一师傅和我两人从四楼一一搬至楼下,装车,到新居后,再一一搬至电梯口,登堂入室。搬书之时,正是夏日,我和师傅两人往返数次,累得几乎虚脱,才将一墙书从阜宁搬至盐城。“汗牛充栋”用在此处,不谓书多,只取本义,无比贴切,只是“汗牛”换成了“汗人”。

人在不同阶段,阅读喜好总会不同。一段时期对《红楼梦》感兴趣,买了各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以及红学大家的著作,其实我对书之版本、装帧无研究。很多书买回来,没来得及细读便束之高阁。积得多了,将一个酒柜全部清空,专摆红学书。《红楼梦》厕身酒柜,是适得其所?还是处之不恭?人到中年,对别人的人生渐生异趣,不同版本的东坡传记、不同朝代的皇帝传记、不同职业的人物传记一一买来,堆于案头、枕边。如今,在我办公室,赫然立着两个旋转书架,高两米,架分六层。各种书充斥其中,琳琅满目。访客或会惊讶,我则讪讪而笑:都是装点门面的。

按照妻子的理论,买书之经济成本,藏书之空间成本,花钱、占地方、没啥用。四十年来的买书、藏书经历,照理应该是积聚甚多,事实并非如此。书买了,不论读之,还是弗读,很多书通过各种途径又流落到别处。年轻时最怕有人到宿舍,相中一本或几本书,无视我贴在墙上的“室内图书,概不外借”,开口索借,却不过情面,假借于人。借书如放风筝一样,总以为线攥在自己手里,可以收放自如,其实多数是有借无还。似风筝断了线,一借不复返。

我之买书藏书,纯粹是为满足一己之私欲,那就是享受阅读的快乐。读书是非常私人的事情,读书的感受,因时、因境、因人生的不同阶段,其中滋味,丰富多变,人人不相同,但只要开卷,总归有益。就连皇帝都劝人读书,宋真宗赵恒《劝学诗》中有几句:书中自有千钟粟;书中自有黄金屋;书中自有颜如玉。通俗易懂,言简意赅。更早的杜甫,不无自得地宣称,“诗是吾家事”。有人苦口婆心,有人以身说法,有人许以利诱,架不住有人还是读不进。万历年间的冯梦龙有打油诗:春天不是读书天,夏日炎炎正好眠。过得秋来冬又到,收拾书籍度残年。让人哈哈,不读便不读罢。

人生苦短,好书恒久。尘世喧嚣,各有疏解压力的方式。购书而读之,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。



小时候,我家坐落于蟒蛇河畔。推开门,便可见那明亮的河面及往来的船只。

随着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,村里推行包产到户。田地仿佛苏醒,慷慨回馈父亲的辛勤汗水,家中终于有了丰盈的余粮。生活,一日好过一日。

次年春,父亲在门前种下两棵梧桐树,并告诉我们,其果实可榨油、可食用,亦可入药。它还拥有一个吉祥而悦耳的名字——“凤凰木”,古语有云:“梧桐花开,凤凰自来。”

梧桐树干挺拔,树皮青翠光滑,心形的叶片如鹅掌般舒展,脉络清晰犹如父亲手掌上的纹理。这两棵梧桐生长迅速,很快便枝叶繁茂。夏日来临时,它们已为我们提供了大片阴凉。梧桐花开时节,美丽至极,那满树的小花宛如一串串淡紫色的风铃,又仿佛一朵朵飘逸的云彩。父亲注视着它们,眼中充满了期待,就如同注视着他的子女。

在梧桐树下,父母辛勤劳作,宛如勤勤恳恳的耕牛。他们不仅耕种十几亩地,还饲养了十几头肥猪和成群的鸡鸭鹅。生活日益富足,父亲的脸上时常露出笑容。

1987年秋季,传来“集资上厂”的喜讯。当许多村民还在犹豫徘徊,父亲这个素来节俭的农人,却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乃至全村震惊的决定:他决定借款,筹集五千元,让姐姐进入市国营厂。

五千元!在那个年代,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母亲为此夜不能寐,而父亲,在梧桐树下静坐数日后,坚定地说:“债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我不能让女儿困在这片土地上。”

我不敢想象,父亲当时是如何踏遍亲戚家的门槛,赔笑脸、说好话,尝尽借钱的艰辛和不易。

我只记得,面对这个能让姐姐“跃出农门”的机会,父亲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,只为将姐姐推向一个看似坚实的岸边。那一刻,他不像那个侍弄庄稼的农民,更像是一位航行在大海中的掌舵人,而他唯一的信念,就是要给女儿一个不同的未来。

接下来的四年里,父母更加起早贪黑,废寝忘食,既种地、养猪,又长蘑菇、种棉花。同时,还要为砖瓦厂运泥。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挣钱的机会,尽管岁月在他脸上

